

“沈阳本土纪录片放映季”正在举办 用镜头记录对生活的思考

本报记者 高 爽



沈阳别处美术馆。

1 期待这个放映季 能为辽宁电影文化带来舒适的温度

这次纪录片放映活动的三位召集人分别是别处美术馆馆长杨习文和纪录片导演卓楷罗、导演曾勇，此举正缘于三人一直以来的共同想法。

正如曾勇所说，辽宁一直是文化重镇，但是这些年里，不少热爱电影艺术的专业人员纷纷去了外地，“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始终坚持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其中的几名，他们用自己的眼睛与摄影机捕捉着大千世界的冷暖。艺术需要交流，沈阳需要真正热爱艺术的人群和艺术的探索者。这次纪录片放映活动就是要让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看到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了解他们的探索与思考。也希望有更多有志于艺术的朋友从中受到启发，拿起摄像机，拍出自己的作品。”

本次放映的9部纪录片，都有着共同的标签，本土的、艺术电影、独立电影、非商业片，或者如大家通常所形容的——“小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卓楷罗说：“电影是将人类的迷茫、困惑、勇气、懦弱、不甘、欲望、本能和爱恨都具体化的手段。它挖掘了人们愿意说的以及不愿意说出的，甚至是自己也无法直面的存在。它向我们提示人究竟是什么，人造成了什么。我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提供一个探讨和凝视的平台，来展示这些问题，寻找某些答案。”

纪录片《雷素云》放映当晚，只能容纳50人的美术馆西馆阁楼坐满了观众。无论是影片放映过程中，还是放映结束后的导演与观众对谈，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始终张力十足，参与者的投入和反响之热烈贯穿全程。杨习文说，期待这个放映季能为沈阳电影文化，尤其是小众电影市场带来舒适的温度。



观众在观看《雷素云》。

2 无意间的一次镜头对准 成就一个独特的生命故事

《雷素云》是卓楷罗用了两年多时间拍摄的作品。主人公雷素云是卓楷罗的奶奶，1934年出生，2010年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镜头记录下了她人生中最后两年多的生活：雷素云遗忘了很多事，她无法认识朋友和家人，无能为力地不断失去着对大多数事情的记忆，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叫雷素云。同时，失去的恐惧伴随着强烈的孤独。雷素云曾是很了不起的人，当过市财政局局长、人大代表，虽然曾经的辉煌都烟消云散了，但举手投足间，仍能看出她昔日曾是一个强者。在所有事情都记不得的同时，她依然知道自己的姓名，她与绝望抗争，力图抓住自我。依稀残存的记忆，与大部分被遗忘的时光，构成了雷素云的凝视和过往……

《雷素云》是卓楷罗无意间的一次镜头对准：“我奶奶得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好多年了，家里人都已经适应了，作为亲人，之前我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拍的。后来，因为做一个跟老年人有关的拍摄选题，拍了很多老人，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虽然跟很多老人都熟悉了，但是很难24小时跟踪他们的生活，于是就想到了我奶奶，开始拍她。项目完成之后，才发现我奶奶的故事与其他老人不一样，有单独讲述的价值。”

105分钟的影片记录的基本是雷素云在房间里的生活、日常的琐事。这样的选题意义何在？卓楷罗说：“拍摄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质疑自己，很多次想要放弃。甚至是在奶奶突然离世之后，还有些困惑。可最终把片子做出来，被很多人观看并且得到回应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逐渐清晰起来。通过这部片子，我重新认识了她。因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她的情绪不稳定，会突然间大发雷霆，大伙儿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会认真听她说什么，都觉得她是在乱说。在后期剪辑的时候，要把她说的话变成字幕，磨片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她说的东西是有逻辑的，她有她的苦痛，她有她的悲哀，她有跟我们一样的思维，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雷素云被记忆的缺失困住了，她的记忆里还是曾经的她，但又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她会哭、会闹，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她一直在跟世界抗争、和时间抗争，床、房间、她自己的身体，都是一种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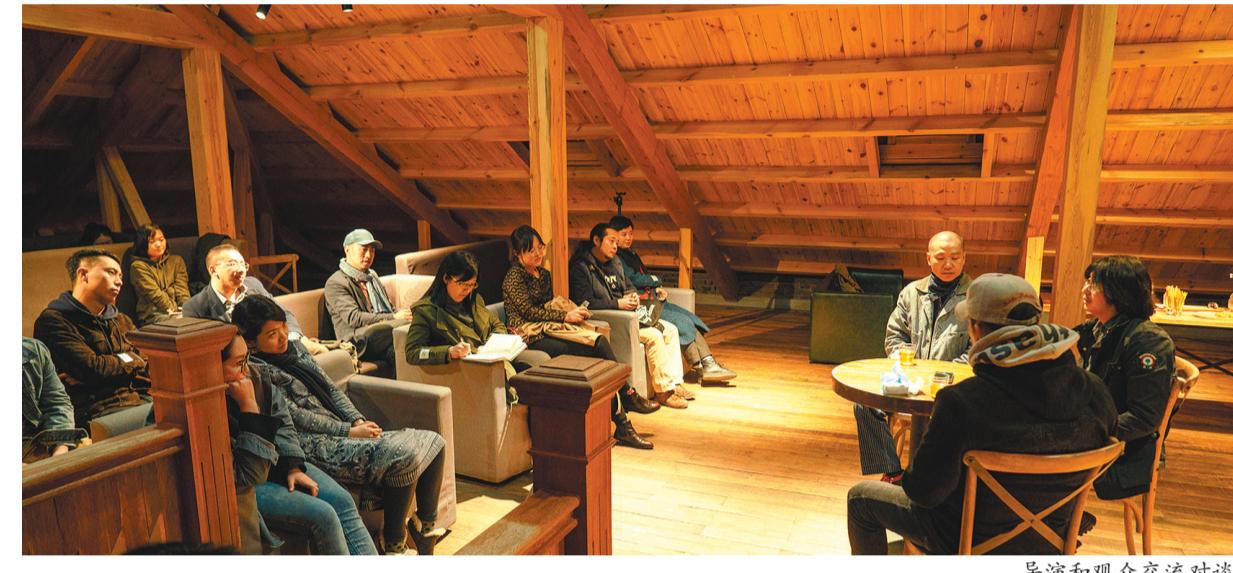
“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为了什么活着？这是人类一直孜孜以求的问题。晚年的雷素云，丢失记忆的雷素云，依然对自己的名字无比确定，这是不是雷素云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呢？这不是一部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纪录片，甚至不是一部关于雷素云的影片，我希望通过雷素云的遗忘，展现出现生命的意義。雷素云痛哭，哭声悲愤。但这是她的内心对于自我现状的无法接受，是她依然保有尊严的明证？我无法确定，雷素云努力回答着我，我却无法听懂。她似乎告诉着人们，真正宝贵的是什么。”

卓楷罗说，“很感谢这部片子，让我有了跟奶奶密切接触的机会。”

从3月8日起，一个名为“融·解——2019沈阳本土纪录片放映季”的活动开始在沈阳别处美术馆举办。每隔半个月的周末晚上放映一部纪录片，包括《摇滚多多》《雷素云》《天空》《庙》《世外桃源》等，共计9部，这些导演大部分是辽宁人。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4-8号的沈阳别处美术馆居于闹市之中，不远处就是沈阳著名的西关清真美食街。它是100多年前的奉天英美烟草公司旧址，竹篱围成的小院，既在繁华的都市里，又隔开了外面的喧嚣，如同它正在展示的纪录片，从生活中来，又好像在生活之外。

记者观看了其中一部由卓楷罗导演的作品《雷素云》，并与活动的几名参与者进行了对谈。



导演和观众交流对谈。

3 纪录片是有作用的，否则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拍摄《雷素云》，让卓楷罗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了独到的心得，更理解了奶奶的人生，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了他对纪录片的理解。“记录生活和纪录片是有区别的。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爱好者的创作还是有区别的。拍摄纪录片，不像快手、抖音里拍的那些短视频，碰到了什么就拍什么，它需要一个过程，源于你的生活经验，源于生活给你的挤压，让你有很多感受想去表达。业余作者可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视野，拍拍这个，拍拍那个，专业的艺术创作状态应该是你的累积和现实对你的触碰。”

在日常生活中，几位沈阳本土的纪录片导演都有另外一个生活维度，或者说，拍摄纪录片不算他们的“本职工作”，但这种“不以此为生”的兴

趣或者说追求就更为执着和纯粹。从对纪录片的理解和态度上看，他们自尊却并不觉得高人一等，“纪录片只是片断性的记录，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去替某一个群体发声。我也不认为自己用一部片子就能代表什么，我们能告诉观众什么？我们比观众更聪明吗？或者说比我的拍摄对象更高明吗？我们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角度，记录了生活的一个片断，但这个片断能够被人看到，我就知足了。”卓楷罗说。

虽然秉持着这样的专业态度，同时也认为拍摄纪录片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经验，但“卓楷罗们”同时也认为仅就记录生活而言，纪录片是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这是一个人都拥有摄像机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如果大家都拿起摄像机，虽然不

一定会成为一部完整的影片，但会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看’的意识，对生活的关注态度。把生活记录下来，这种态度比每天就这么活着要好。”

很多观众会问卓楷罗这样的问题：“镜头里的奶奶和生活中是一样的吗？”他们想要问的其实是怎样让拍摄对象面对镜头自然地表达。“即使雷素云已经是患病的状态，神志不那么清晰，可她还是挺愿意让我拍的，她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她能感觉到我拿着机器对着她，她就愿意说点什么。摄影机真的很神奇，一旦它被拿出来，一般人都会有讲述的欲望。”

“纪录片是有用的，否则生活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曾勇的观后感，其实也适用于这次展映中的大多数影片。



4 就是想告诉大家，在沈阳也有这样一群人

辽宁本地纪录片导演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记者的这个问题让几名导演思考了很久，卓楷罗说：“有点孤单，不像北上广那些发达地区那么活跃。但也挺执着，所以想做这样一件事，就是告诉人们，在沈阳也有这么一群人，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放映季上放映的首部片子《摇滚多多》是沈阳导演高巍2006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曾经参加过第四届北京独立影展，产生过不小的反响。现在的高巍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纪录片以外的领域。“当年只是因为喜欢和热爱才做这件事，也不知道片子拍完了

会怎样，靠其他工作的收入来支撑纪录片拍摄的费用，赚的钱都贴到片子上了。现在，中国的影视生态在发生变化，我有了自己的公司，做影视方面的事情，也运作一些院线项目。在做片子的时候，就会多一些产业方面的思考，是电影节还是广播电视台、院线、网络？产品化会比以前清晰，有一个可以投入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了。”但高巍仍然很怀念最初那段日子，“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就丧失了当时美好的状态，少了为一件事奋不顾身去做的勇气，好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

这次，高巍把自己十多年前拍摄

的影片放到放映季上，也是出于对这些沈阳本土年轻纪录片导演的支持。“本土纪录片放映，在沈阳一直有人在做，一代一代都在做。不仅在沈阳，在其他国家、在国内的其他城市也都有这样的环境，围绕一部片子进行交流、对谈，营造一种交流的氛围。”

“相比其他城市，沈阳的文化氛围确实还比不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但大家都希望这个城市的文化环境越来越好，做文化内容的人越来越多。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大家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会好起来。”高巍说。

■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重要的问题依然是人物以及人性 ——我看电视剧《破冰行动》

阿 莽

已经演到40多集了，坏人马云波坐在沙发上，妻子过来，头枕在他的腿上，幽幽地说：“云波，你恨我吗？”马云波说：“怎么会这样？”妻子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怕伤了我。”煽情，到位的煽情，可以说扩散其美感，可是要不到位，就成了东北说的硌硬，就不好看了。热播中的反贪毒电视剧《破冰行动》，在有效地营造与烘托了“硬汉警察”形象的同时，不忘煽情，且煽得很好。

电视剧《破冰行动》甫一播出，即广受追捧，好评如潮，豆瓣评分最高时达到了罕见的8.5分。剧中任达华、吴刚等老戏骨精湛的演技、烧脑的剧情以及缉毒干警的风采与形象，让这部正能量满满的电视剧在接近尾声时，依然处于“圈粉”状态，收视率和口碑都已经高得不得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概括精品电视剧的六大要素：以人为本；人是情节的发动机；人际关系是现实人际关系的镜子；尽可能陌生的题材、领域和人物；不穿帮不出戏的艺术逼真性；看到合情合理的梦想。总共六条，前四条皆与人有关。可见人物塑造在精品制作中的重要性。然后，尹教授又说：“不是所有的人物塑造好了都行，而是这些人物必须是现实人际关系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其实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一种现实关系的映照。光是人物塑造得生动还不行，必须还要有现实性，包含着某种现实的反映，一种现实的典型性。”

塑造典型人物与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重要手段，人物必须置身于一种既定的现实状况之中，而不是生硬地凭演技圆场。演技的重要性必须依托于这一原则，而不可孤立。

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备受期待的某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与否，却不是循着这样的规律，而是循着另外的规律运作的。其成功要素常被简化为以下五点：IP、题材、颜值、制作、营销。据说，这些要素相互交叉，合力支撑起了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其中，IP说的是预先做好铺垫，形成高预期；题材的原则是虚幻优于现实；颜值的重要性则不低于演技，颜值爆表的“小花”“小鲜肉”是聚集人气的法宝，因此，剧本为内在要素，演员则为外在要素，演技之重要可紧随其后；制作、营销指的是打造口碑，先吸睛再吸金。

但是我们在荧屏上看到的大量电视剧所展示出来的“特色”，依然如专家所概括，也是五点：大量的剧仍然是粗制滥造，有很多剧完全没有办法看，常常是一个有流量的演员，挑起一个不错的题材，然后粗制滥造地完成作品；精益求精是一种挑战，几乎无法过关，细节真实只是单纯的观众期待，不可能看得到，即便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仍然有台词不讲究、美术不讲究、场面调度不讲究、出戏、穿帮随处可见；注水拖长是常态；同质效仿的作品神速出现，一个题材火了，后面就一窝蜂地霸屏；谈不到戏剧理念的自觉，为了挣钱竟然轻易地放弃了专业。

以上两个五点，当然是存在内在关联性的。

重视人物以及人性，重视人物在一种特定的现实状况中所展示出的人性，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铁律。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话，但依然对我们的具体创作有所启发。情节发展到关键时刻，一定要有人性，而不是单纯地展示逻辑。当然，有人性的前提是逻辑，而不是用变态的人性泯灭逻辑。这里存在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顺理成章或者水到渠成，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只是当我们做不到这样优秀，就只能遮遮掩掩，修修补补。而即便在不得不修补之时，也应秉持一种专业理念，尽可能地向合乎理性的方向靠拢。

马云波起初是因为妻子所遭受的不可治愈的伤痛，不得已私下购买海洛因而被毒犯挟持，最终下了水，收了黑钱，间接参与了制毒贩毒，总之，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但是他暗示他欣赏的缉毒干警李飞说，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宋阳（被毒贩杀害）时，却是出于一片真心，是人性的真实反映。而当李飞拿到了他所尊敬的公安局领导马云波收受黑钱的证据，在电话中对义父、上级领导李维民有不甘地说道，他是兄弟，是大哥呀！李维民不得不纠正他的话，那个马云波是曾经的缉毒英雄，你要认清这一点。李飞的心理感受，同样反映着一种切近生活的人性。

剧中人赵嘉良、林耀东、李维民、蔡永强、陈光荣等大小角色，均极鲜活，体现了一种整体的优越，导演的用力非常均衡，或者说非常讲究。一部戏里面的小人物亦可圈可点，那么这个剧组所下的功夫就不言而喻了。

说到底，内容为王，大体上还是不错的。不论什么题材，都可能以内容取胜；或者说，不论什么题材，都不能轻视内容制作。近年来追求颜值的类型剧一统江湖的局面需要打破一下了。如果只是那些类型剧吃得开，那刷剧苑不是太单调了吗？

(作者系《理论界》编辑部主任)



《破冰行动》海报。